

從東海典藏《知不足齋叢書》談其刊刻相關的問題

陳惠美*、謝鶯興**

《知不足齋叢書》的板本，「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著錄，有：「刻本」、「清刊本」、「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刊本」、「民國十年上海古書流通處，據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刊本校石印」、「民國 10 年(1921)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本」、「影印本」、「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刊巾箱本」、「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原刊本」、「清光緒壬午(八年，1882)嶺南芸林仙館刊本」、「清乾隆 41 年(1776)長塘鮑氏刻本」等等的記載，近人蔡斐雯《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之研究》第三章「知不足齋叢書的刊印」¹中，「就謝國禎、上海古書流通處之記錄，以及現今本之異同，對其版本加以說明」²，歸納出：1.原刻本，2.補刊本，3.嶺南重刊本，4.鮑氏家藏本。

東海館藏《知不足齋叢書》共三十集，其中「第二十七集」缺：《字通》一卷、《透簾細草》一卷、《續古摘奇算法》一卷、《丁巨算法》一卷、《緝古算經細草》三卷，共七卷，合計缺三冊，板心間見「○○重刊」、「○○修補」、「○○修刊」等字，故著錄為「《知不足齋叢書》三十集一九九種八三〇卷二四〇冊(存一九四種存八二三卷二三七冊)，清鮑廷博輯，清鮑志祖、鮑正言續輯，清乾隆至道光間長塘鮑氏補刊本」。

壹、關於《知不足齋叢書》的刊刻年代

《知不足齋叢書》「第一集」有：〈御製詩〉、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盧文弨〈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朱文藻〈知不足齋叢書序〉、清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單炤〈知不足齋叢書序〉、清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序〉、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凡例〉等，可以推知鮑廷博刊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一集」的時間。

據「第一集」各〈序〉所署年代，成書最早不早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最晚應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從清高宗〈題唐闕史〉所署的時間「乾隆甲午(三十九年，1774)」來看，鮑廷博籌劃刊刻此「叢書」，是在盧文弨〈序〉(乾隆三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¹ 見第五節「叢書的版本」頁 32~35，1983 年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又，周生杰《鮑廷博藏書與刻書研究》(2011 年，安徽合肥的黃山書社出版)，除緒論及餘論外，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藏書與刻書背景及思想，第二章藏書研究，第三章獻書研究，第四章校勘研究，第五章刻書研究。

² 同上，見頁 29。

十七年)撰寫之前,<序>云:「今鮑君果有斯舉,先以其目示余,凡百數十種,皆善本。」但第一集的刊刻,則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知不足齋叢書凡例>云:「自癸巳(乾隆三十八年[1773])歲恭進遺書,欽蒙皇上御題《唐闕史》及《武經總要》二書,頒示珍藏,因先以《唐闕史》敬謹校刻,冠一集之首,其《武經總要》卷帙稍繁,尙俟續刻」,佐以清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鮑廷博<兩漢刊誤補遺跋>可以得知。

第二集與第三集的刊刻時間,若以「第二集」有清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鮑廷博<梁谿漫志跋>;「第三集」有清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鮑廷博<猗覺寮雜記跋>推測,此兩集最早也只能在乾隆四十一年時刊竣。

第四集,因有清乾隆戊戌(四十三年,1778)鮑廷博<釣磯立談跋>,最早也可能在乾隆四十三年時刊竣。

第五集,有清乾隆己亥(四十四年,1779)鮑廷博<清虛雜著跋>,最早也可能在乾隆四十四年時刊竣。

第六集,有清乾隆己亥(四十四年,1779)王鳴盛<知不足齋叢書序>及清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鮑廷博<玉壺清話跋>,應是乾隆四十四年開始刊刻,完成時間則在乾隆四十五年。

第七集,有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盧文弨<皇侃論語義疏序>,云:「吾鄉汪翼滄氏常往來瀛海間,得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於日本足利學中,其正文與高麗本大略相同。……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得之喜甚,顧剞劂之費有不逮,浙之大府聞有斯舉也,慨然任之,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集既而大府以他事獲譴死,……謂文弨曰:是書梓成時,未爲之序者,人率未知其端末。……子幸爲之序而并及之……用是據實書之。」《離騷草木疏》吳仁傑<跋>末題「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季秋歙西長塘鮑氏知不足齋校正重雕」,鮑廷博<跋>末題「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九月上浣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則「第七集」應是籌刻於乾隆四十五年,因《論語義疏》刊刻之費用高,得助於他人始得竣工,故「第七集」應成於乾隆五十三年。

第八集與第九集的刊刻,以「第八集」有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鮑廷博<刻南湖集緣起>、「第九集」有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鮑廷博<鐵圍山叢談跋>,此兩集最早也只能在乾隆四十六年時刊竣。

第十集,有清乾隆壬寅(四十七年,1782)鮑廷博<蘭亭考跋>,最早也可能在乾隆四十四年時刊竣。

第十一集,有清乾隆丙午(五十一年,1786)趙懷玉<知不足齋叢書序>及清

乾隆丙午(五十一年, 1786)鮑廷博<伯牙琴跋>, 似乎最早可能在乾隆五十一年時刊竣。

但「第十一集」收錄《石湖詞》與《和石湖詞》, 二書間附鮑廷博<石湖紀行三錄跋>, 末署「嘉慶乙丑(十年, 1805)重九後一日通介叟鮑廷博寓友人趙晉齋竹庵識」, 而此<跋>亦見於《石湖紀行三錄》³的《驂鸞錄》之末。最早亦可能在乾隆五十一年時刊刻, 但是集的完成則到了嘉慶十年了。

第十二集, 雖有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趙學敏<知不足齋叢書序>, 亦有清乾隆丁未(五十二年, 1787)鮑廷博<江淮異人錄跋>, 知最早可能在乾隆五十二年時刊竣。

第十三集, 有清乾隆戊申(五十三年, 1788)鮑廷博<張子野詞跋>, 最早可能在乾隆五十三年時刊竣。

第十四集, 有清乾隆庚戌(五十五年, 1790)袁廷禱<袁氏世範跋>, 最早可能在乾隆五十五年時刊竣。

第十五集, 有清癸丑(乾隆五十八年, 1793)錢大昕<新唐書糾謬補遺序>, 最早可能在乾隆五十八年時刊竣。

第十六集, 有清乾隆癸丑(五十八年, 1793)鮑廷博<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跋>及乾隆甲寅(五十九年, 1794)鮑廷博<皇宋書錄跋>, 最早可能在乾隆五十八年時刊刻, 乾隆五十九年成書。

第十七集, 有清乾隆癸丑(五十八年, 1793)鮑廷博<蘇沈內翰良方跋>, 最早可能在乾隆五十八年時刊竣。

第十八集, 有清乾隆甲寅(五十九年, 1794)鮑廷博<乙酉家乘跋>, 最早可能在乾隆五十九年時刊竣。

第十九集, 有清乾隆乙卯(六十年, 1795)鮑廷博<書文苑英華辨證後>及乾隆六十年(1795)鮑廷博<世善堂藏書目錄跋>, 最早可能在乾隆六十年時刊竣。

第二十集, 有清嘉慶三年(1798)阮元<重刻測圓海鏡細草序>及清嘉慶戊午(三年, 1798)陳希濂<山靜居畫論後敘>, 最早可能在嘉慶三年時刊竣。

³ 按, 第二十三集<目錄>「石湖紀行三錄」下題「吳船錄已刊入第十八集」, 則鮑廷博<石湖紀行三錄跋>理應置於《石湖紀行三錄》末, 或置於《吳船錄》之末才是, 何以第十一集《石湖詞》之末亦有? 詳審《石湖詞》與《石湖紀行三錄》二書之板心皆無「重刊(或修補、修刊)」, 而收在「第十八集」的《吳船錄》卻有「甲寅校正重刊」與「癸酉修刊」兩種, 或許是鮑廷博重刷「第十一集」時, 因「第二十三集」已收<石湖紀行三錄跋>, 因而再次收錄, 若是如此, 則東海藏本「第十一年」是在「嘉慶十年」的重刷本了。

第二十一集，有清嘉慶辛酉(六年，1801)鮑廷博<孝經鄭註跋>及清嘉慶七年(1802)錢侗<重刊鄭注孝經序>，最早可能在嘉慶七年時刊刻成書。

第二十二集，有清嘉慶癸亥(八年，1803)鮑廷博<鑒誠錄跋>及清嘉慶癸亥(八年，1803)鮑廷博<侯鯖錄跋>，最早可能在嘉慶八年時刊竣。

第二十三集，有清嘉慶乙丑(十年，1805)鮑廷博<石湖紀行三錄跋>及清嘉慶乙丑(十年，1805)鮑廷博<庶齋老學叢談跋>，最早可能在嘉慶十年時刊竣。

第二十四集，有清嘉慶戊辰(十三年，1808)鮑廷博<金華遊錄跋>及清嘉慶戊辰(十三年，1808)趙魏<書學捷要跋>，最早可能在嘉慶十三年時刊竣。

第二十五集，有清嘉慶十五年(1810)顧廣圻<知不足齋叢書序>及清嘉慶辛未(十六年，1811)鮑廷博<示兒編跋>，知最早可能在嘉慶十五年刊刻，嘉慶十六年成書。

第二十六集，有清嘉慶十八年(1813)<上諭>、清嘉慶十八年(1813)鮑廷博<五行大義跋>及清嘉慶十八年(1813)彭志傑<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跋>。

按，鮑廷博<五行大義跋>未署「大清嘉慶十八年五月朔」。嘉慶帝之<上諭>題：「嘉慶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奉上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仰蒙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於幾暇亦曾加題詠。茲復據浙江巡撫方受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亦藝林之勝事也。欽此。」

<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跋>云：「古歙鮑叟以文僑居烏程之烏鎮有年矣，余承乏斯邑，今歲夏五月大中丞方公持節來浙，欽奉諭旨：鮑廷博係何功名？所刊《知不足齋叢書》二十五集之外，有無續刊等。因方公蒞任，即檄余造廬傳詢，鮑叟隨以所刊叢書二十六集恭呈御覽。皇上嘉其好古績學，老而不倦，特沛恩綸，賞給舉人。」未署「嘉慶十八年歲次癸酉八月朔」。

據上述三篇所載，鮑廷博應於嘉慶十八年五月刊刻「第二十六集」完竣，適逢「五月大中丞方公(方受疇)持節來浙」，得以將「所刊叢書二十六集恭呈御覽」，嘉慶帝於六月二十五日下「諭」，彭志傑於八月撰<第二十六集跋>，即東海館藏本是「嘉慶十八年八月」以後的刊本。

第二十七集，東海館藏僅存《道命錄》及《曲洧舊聞》兩種二十卷五冊，其餘《字通》一卷、《透簾細草》一卷、《續古摘奇算法》一卷、《丁巨算法》

一卷、《緝古算經細草》三卷等五種⁴皆佚，未能見到清人的序跋，無法得知該書的刊刻狀況。

第二十八集，有清嘉慶十九年(1814)鮑廷博<雲林石譜跋>，<跋>云：「余向至海昌，得交馬容海卿佐，觀所藏查伊璜孝廉之縹雲石及同時諸人題咏，又出示宋杜綰《雲林石譜》三卷。……擬欲重刊以廣流傳，因字句閒尚多錯謬，因循未果。今春敬觀欽賜《古今圖書集成》，始知是書已邀採錄，謹即校對一過，凡改正數十處并補錄紹興時孔傳序一篇。適余方刻叢書第二十八集，遂爲付梓。……」末署「嘉慶十九年春」。<鮑廷博年譜初稿(下)>「嘉慶十九年」條載：「8月13日，因患心痛而卒，遺命子士恭繼志刊書，無負天語褒獎之美意。」引《國朝耆獻類徵初編·鮑廷博傳》載：「先生於是急欲刊竣二十七、二十八兩集，親自校對二十七集，將刊成，忽患心痛症，自知不起，命士恭繼志續刊，無負天語褒嘉之意，言訖而卒，時嘉慶甲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也。年八十有七歲。」⁵

則二十七集與二十八集兩集的刊刻竣工，最早也在嘉慶十九年，由鮑士恭(志祖)接替完成。

第二十九集，有清道光三年(1823)顧廣圻<重刊梧溪集序>，云：「元王逢原古梧溪詩集七卷……長塘鮑淥飲丈雅意收入《知不足齋叢書》，俾廣流布。乾隆末欲見，屬勘訂，適汲古閣所藏景泰刻歸余從兄之小讀書堆，爰敬諾之。彼此卒卒近逾廿載未及施功，而鮑丈作道山遊矣。嘉慶丙子(二十一年，1816)令子志祖(士恭字)以遺言復謀於余，冬杪持鈔本來，余不敢不力，……又閱七年，方告刊成，兼屬覆校。余既歎鮑丈拳拳闡幽，靡間生死，又嘉志祖之克成先志。……」末署「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三月既望」。知「第二十九集」最早是成書於道光三年。

第三十集，有清道光三年(1823)翁廣平<全唐詩逸跋>，清嘉慶戊寅(二十三年，1818)程均百<尊德性齋小集跋>。

<尊德性齋小集跋>云：「戊寅夏，均客吳門，晤鮑君志祖，出集求校，許附叢書行世。」末署「嘉慶戊寅夏四月」，知「第三十集」或已於嘉慶二十三

⁴ 據蔡斐雯《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之研究》第六章《知不足齋叢書》之存藏狀況》之「表六：各圖書館藏本存缺表」頁73所載，她在撰寫該論文時，《字通》、《透簾細草》、《續古摘奇算法》還曾見過，所以僅標示《丁巨算法》、《緝古算經細草》二書爲「缺此書」。

⁵ 見頁186~187，蔡文晉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28卷第1期，民國84年6月。

年開始刊刻。

<全唐詩逸跋>云：「《全唐詩逸》三冊，日本國河世寧所輯，余得之海商舶中，以贈鮑淥飲先生，先生有《知不足齋叢書》之刻，欲以此冊附入焉，未附梓而歸道山。今其長君清溪(士恭號)能成父志，屬余校讐。……幸清溪能成父志，使吾黨得見所未見之書，誠大快事也」，末署「道光三年癸未立夏後十日」，則「第三十集」成於道光三年，且似乎是鮑士恭刊刻。

<鮑廷博年譜初稿(下)>引《光緒桐鄉縣志》「卷十五『人物下·寓賢』」云：「故歿後子士恭刊成二十七、二十八兩集，孫正言刊成二十九集、三十集，前後進獻。」⁶指出第二十九集、三十集等兩集，是由其孫鮑正言所刊刻，這條資料的記載，與近人研究《知不足齋叢書》所認定相同，如云：「《知不足齋叢書》首集創始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末集由孫鮑正言刻成於道光三年(1823)」，又云：「廷博死後，叢書 27、28 集，由其子鮑士恭刊成；29、30 集則由其孫鮑正言刊成」⁷等，可以知道<全唐詩逸跋>所云：「今其長君清溪能成父志，屬余校讐」是受鮑士恭之託，但實際負責者為鮑正言。

從上列各集的刊刻時間來看，鮑廷博籌劃刊刻「叢書」，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第一集」成書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第三十集」的成書，則是由鮑正言在道光三年(1823)竣工。⁸因此各圖書館所藏，題為「清乾隆道光間刊本」者，是有其根據的。

但東海藏本因板心間有「重刊」、「修補」、「修刊」等字樣，是需要進一步瞭解該叢書修補的年代。

⁶ 見頁 187，蔡文晉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28 卷第 1 期，民國 84 年 6 月。

⁷ 見何慶善<評《知不足齋叢書》的文獻價值和歷史意義>，頁 36~38，《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 6 期，2001 年 11 月》。如張曉麗<鮑廷博在古籍版本學方面的貢獻淺探>(見《皖西學院學報》第 25 卷 4 期，2009 年 8 月，頁 110~112)云：「前後共 30 集，207 種，281 卷，多為善本，其中後 4 集為其子士恭、孫正言續成。」

⁸ 按，張力<清代乾嘉二帝褒獎的藏書家鮑廷博>(見《圖書館雜誌》第 27 卷 12 期，2008 年，頁 76~78)認為：「該叢書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開始刊刻，至嘉慶十九年(1814)鮑廷博去逝為止，共刊刻 27 集。以後其子繼其遺志又刻印了 3 集，至道光三年(1823)方完成。全書共 30 集，781 卷，採集精秘圖籍 207 種。這部巨製所成，歷經兩代人，50 餘年，可見刊刻之人的艱辛」，所說有誤，以幾篇<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所載，可知是從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或是在清高宗<題唐闕史>所署的時間「乾隆甲午(三十九年，1774)」之後，因受到獎賞而決定正式開始，非「乾隆三十四年(1769)開始刊刻」，可能是誤據《赤雅》「單行本」的刊刻在乾隆三十四年而作為「叢書」的刊刻；且該叢書是「歷經鮑廷博、鮑士恭及鮑正言三代」完成，非「歷經兩代人」。

貳、東海館藏補刊本的刊補時間

東海館藏補刊本，究竟從何時開始修補，最晚又在何時完成？若從東海補刊本中部份書籍板心所題，可得其端倪。如《闕史》書中可看到：「道光壬午(二年，1822)重刊」、「壬申(清嘉慶十七年，1812)重刊」、「嘉慶己卯(二十四年，1819)重刊」、「癸酉(嘉慶十八年，1813)重刊」、「道光辛巳(元年，1821)重刊」等數種。

從所題的時代先後看，是書最早已在「嘉慶己卯(二十四年，1819)」重刊，又在「道光辛巳(元年，1821)」及「道光壬午(二年，1822)」先後重刊。至於無年號的「壬申重刊」、「癸酉重刊」兩種，「壬申」年有「嘉慶十七年(1812)」與「同治十一年(1872)」；「癸酉」年有「嘉慶十八年(1813)」與「同治十二年(1873)」兩種⁹，若是屬「嘉慶」年間，則仍為「乾隆道光間」的範圍；「同治」年間重刊是否可能？以東海藏本有咸豐五年「夢玉」的墨筆<闕史跋>及「第二十二集」之《鑒誠錄》、《侯鯖錄》二書之末及<七頌堂識小錄跋>末，三書皆有咸豐元年的「夢玉」墨筆題識，至少證明東海藏本不是「同治」年間補刊是可以確定的。亦即補刊是從嘉慶至道光年間。

何以會有「修補」的行為？其一應是該「叢書」的刊刻，前後近 50 年，數量高達 30 集，不可能是全部刊竣後才開始刷印。如嘉慶十八年(1813)「隨以所刊叢書二十六集恭呈御覽」¹⁰，加上鮑廷博會將已刷印的「叢書」分贈他人，如<鮑廷博年譜初稿(上)>「乾隆 45 年」條記載：「以所刻《叢書》五集贈盧文弨」¹¹，<鮑廷博年譜初稿(下)>「乾隆 48 年」條記載：「秋，贈周廣業《知不足齋叢書》十集一部」。「乾隆 60 年」條載：「秋，於西湖沈莊監梓《四庫提要》，周廣業造訪之，擬購《叢書》一部，10 月印就，託吳騫轉交之」¹²。書板經數次刷印，會使書板的字跡磨損而漶漫不(或毀損)，這就是世人何以重視初刻初印本的原因，甚至因歲月恆久而導致部份遺失等因素。

其二是乾隆 56 年冬其家曾遭火厄，「所藏梨棗祕籍半付祝融」¹³，此次火

⁹ 按，蔡斐雯《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之研究》「第三章《知不足齋叢書》的刊印」之「表二：各補刊之語比較表」頁 31 的「年代」欄，將「壬申重刻(或修補、修刊)」標示為「嘉慶十七年(同治 11 年)」，可知她是有這種的疑慮。

¹⁰ 見<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跋>。

¹¹ 見頁 124，蔡文晉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27 卷第 2 期，民國 83 年 12 月。

¹² 見頁 163 及頁 171，蔡文晉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28 卷第 1 期，民國 84 年 6 月。

¹³ 見<鮑廷博年譜初稿(下)>頁 169「乾隆 56 年」條「冬，家居火厄，所藏梨棗祕籍半付

厄想必也波及部份書板。

基於上述兩點原因，在進行二刷、三刷或更多次刷印時，是需對已毀損或遺失的書板加以修補。茲東海藏本將所見之書表列於下。

	書 名	修補年代
01	《闕史》	「嘉慶己卯(二十四年，1819)重刊」、「道光辛巳(元年，1821)重刊」、「道光壬午(二年，1822)重刊」 「壬申(嘉慶十七年，1812)重刊」，「癸酉(嘉慶十八年，1813)重刊」
02	《寓簡》	「嘉慶己卯(二十四年，1819)重刊」、「道光甲申(四年，1824)重刊」、「道光甲申(四年，1824)修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
03	《兩漢刊誤補遺》	「道光甲申(四年，1824)重刊」
04	《公是先生弟子記》	「癸酉(嘉慶十八年，1813)重刊」
05	《浚溪詩話》	「道光甲申(四年，1824)修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
06	《梁谿漫志》	「道光甲申(四年，1824)修刊」
07	《麓堂詩話》	「道光甲申(四年，1824)修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
08	《石墨鐫華》	「道光壬午(二年，1822)重刊」、「道光甲申(四年，1824)修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
09	《聞見近錄》	「嘉慶庚午(十五年，1810)重刊」、「道光辛巳(元年，1821)重刊」 「癸酉(嘉慶十八年，1813)修刊」
10	《鐵圍山叢談》	「道光甲申(四年，1824)修刊」
11	《麟角集》	「道光壬午(二年，1822)重刊」
12	《蘭亭考》	「道光壬午(二年，1822)重刊」
13	《蘭亭續考》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
14	《石刻鋪敘》	「道光壬午(二年，1822)重刊」 「癸酉(嘉慶十八年，1813)修刊」、「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
15	《江西詩派小序》	「道光壬午(二年，1822)重刊」
16	《萬柳溪邊舊話》	「道光壬午(二年，1822)重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
17	《顏氏家訓》	「癸酉(嘉慶十八年，1813)重刊」
18	《江南餘載》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

祝融」，蔡文晉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28 卷第 1 期，民國 84 年 6 月。

19	《五國故事》	「嘉慶庚午(十五年, 1810)重刊」 「壬申(清嘉慶十七年, 1812)重刊」、「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20	《故宮遺錄》	「嘉慶庚午(十五年, 1810)重刊」、「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
21	《詩義指南》	「道光辛巳(元年, 1821)重刊」
22	《慶元黨禁》	「道光甲申(四年, 1824)修刊」 「癸酉(嘉慶十八年, 1813)修刊」、「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23	《酒經》	「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 「癸酉(嘉慶十八年, 1813)修刊」
24	《山居新話》	「嘉慶庚午(十五年, 1810)重刊」、「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 「癸酉(嘉慶十八年, 1813)修刊」
25	《周端孝血疏》	「道光甲申(四年, 1824)修刊」
26	《天水冰山錄》	「嘉慶庚午(十五年, 1810)重刊」
27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28	《武林舊事》	「嘉慶己卯(二十四年, 1819)重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29	《吳船錄》	「甲寅(清乾隆五十九年, 1794) ¹⁴ 校正重刊」、「癸酉(嘉慶十八年, 1813)修刊」
30	《灕山集》	「嘉慶庚午(十五年, 1810)重刊」、「道光甲申(四年, 1824)修刊」、「道光丙戌(六年, 1826)重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31	《詩紀匡謬》	「癸酉(嘉慶十八年, 1813)重刊」
32	《耆舊續聞》	「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 「壬申(清嘉慶十七年, 1812)修補」
33	《黃山領要錄》	「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34	《測圓海錄》	「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重刊」

¹⁴ 按,《吳船錄》卷上各葉及卷下葉三之板心下皆題「甲寅校正重刊」,卷下葉二題「癸酉修刊」,該書收錄在「第十八集」,該集有清乾隆甲寅(五十九年,1794)鮑廷博<乙酉家乘跋>,推知「校正重刊」的時間應在乾隆五十九年,故<鮑廷博年譜初稿(下)>繫於「乾隆五十九年」著錄「校正重刊《吳船錄》收入《知不足齋叢書》」。但又有一葉題「癸酉修刊」,查「癸酉」有二,一是「嘉慶十八年(1813)」,一是「同治十二年(1873)」,若從他在<蘆浦筆記跋>云:「余傳是書在壬午(乾隆二十七年,1762)之春,彈指三十五年矣,屢經校讎,意未愜也。丙辰(嘉慶元年,1796)七月始得謝肇淛小草齋舊鈔,補脫文二行。」或可推知「癸酉修刊」是為「嘉慶十八年(1813)修刊」。

35	《蘆浦筆記》	「嘉慶戊寅(二十三年, 1818)重刊」 「重刊」
36	《五代史記纂誤補》	「嘉慶戊寅(二十三年, 1818)重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37	《孝經鄭註補證》	「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
38	《五總志》	「道光甲申(四年, 1824)重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重刊」
39	《古今紀要逸編》	「嘉慶戊寅(二十三年, 1818)重刊」、「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
40	《北行日譜》	「嘉慶庚午(十五年, 1810)重刊」、「嘉慶戊寅(二十三年, 1818)重刊」、「嘉慶己卯(二十四年, 1819)重刊」、「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道光甲申(四年, 1824)重刊」 「癸酉(嘉慶十八年, 1813)修刊」、「戊寅(嘉慶二十三年, 1818)重刊」、「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壬申(清嘉慶十七年, 1812)修補」 「重刊」
41	《粵行紀事》	「嘉慶庚午(十五年, 1810)重刊」、「嘉慶戊寅(二十三年, 1818)重刊」、「道光甲申(四年, 1824)重刊」 「壬申(清嘉慶十七年, 1812)修補」、「壬申(清嘉慶十七年, 1812)重刊」、「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42	《滇黔土司婚禮記》	「嘉慶庚午(十五年, 1810)重刊」
43	《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	「嘉慶庚午(十五年, 1810)重刊」、「嘉慶戊寅(二十三年, 1818)重刊」、「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 「壬申(清嘉慶十七年, 1812)修補」、「癸酉(嘉慶十八年, 1813)修刊」
44	《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	「嘉慶戊寅(二十三年, 1818)重刊」、「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 「壬申(清嘉慶十七年, 1812)修補」、「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45	《鄭所南先生文集》	「嘉慶戊寅(二十三年, 1818)重刊」、「道光辛巳(元年, 1821)重刊」、「道光甲申(四年, 1824)重刊」
46	《北軒筆記》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47	《吳禮部詩話》	「道光辛巳(元年, 1821)重刊」
48	《畫墁集》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1819)重刊」
49	《讀易別錄》	「道光辛巳(元年, 1821)重刊」
50	《澗水燕談錄》	「道光辛巳(元年, 1821)重刊」、「道光壬午(二年, 1822)重刊」
51	《北行日錄》	「癸酉(嘉慶十八年, 1813)修刊」

52	《放翁家訓》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
53	《庶齋老學叢談》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道光壬午(二年，1822)重刊」
54	《湛淵集》	「道光辛巳(元年，1821)重刊」
55	《草窗詞》	「道光辛巳(元年，1821)重刊」、「道光壬午(二年，1822)重刊」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
55	《梧溪集》	「道光丙戌(六年，1826)修刊」

依板心所題的修補年代先後排序，可以知道哪些時間點上對於已刊刻發行的書籍的板片重新加以修補者。為如實呈現修補的年代，同一年代而因「重刊」、「修補」等字樣的差異，以「-1」、「-2」區隔。

	修補刊刻時代	書名
01	甲寅(乾隆五十九年，1794)校正重刊	吳船錄
02	嘉慶庚午(十五年，1810)重刊	聞見近錄、五國故事、故宮遺錄、山居新話、天水冰山錄、灞山集、北行日譜、粵行紀事、滇黔土司婚禮記、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
03-1	壬申(嘉慶十七年，1812)重刊	闕史、五國故事、粵行紀事
03-2	壬申(嘉慶十七年，1812)修補	耆舊續聞、北行日譜、粵行紀事、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
04-1	癸酉(嘉慶十八年，1813)重刊	闕史、公是先生弟子記、顏氏家訓、詩紀匡謬
04-2	癸酉(嘉慶十八年，1813)修刊	闕史、聞見近錄、石刻鋪敘、慶元黨禁、酒經、山居新話、吳船錄、北行日譜、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北行日錄
05-1	嘉慶戊寅(二十三年，1818)重刊	蘆浦筆記、五代史記纂誤補、古今紀要逸編、北行日譜、粵行紀事、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鄭所南先生文集
05-2	戊寅(嘉慶二十三年，1818)重刊	北行日譜
06-1	嘉慶己卯(二十四年，1819)重刊	闕史、寓簡、慶元黨禁、武林舊事、五代史記纂誤補、北行日譜
06-2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刊	寓簡、輦溪詩話、麓堂詩話、石墨鐫華、蘭亭續考、石刻鋪敘、萬柳溪邊舊事、江南餘載、五國故事、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武林舊事、灞山集、黃山領要錄、測圓海錄、五總志、北行日譜、粵行紀事、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北軒筆記、畫墁集、放翁家訓、庶齋老學叢談、草窗集

07	道光辛巳(元年，1821) 重刊	闕史、聞見近錄、詩義指南、鄭所南先生文集、吳禮部詩話、讀易別錄、澠水燕談錄、湛淵集、草窗集
08	道光壬午(二年，1822) 重刊	闕史、石墨鐫華、鱗角集、蘭亭考、石刻鋪敘、江西詩派小序、萬柳溪邊舊事、故宮遺錄、酒經、山居新話、耆舊續聞、黃山領要錄、測圓海錄、孝經鄭註補證、古今紀要逸編、北行日譜、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澠水燕談錄、庶齋老學叢談、草窗集
09-1	道光甲申(四年，1824) 重刊	寓簡、兩漢刊誤補遺、灞山集、五總志、北行日譜、粵行紀事、鄭所南先生文集
09-2	道光甲申(四年，1824) 修刊	寓簡、鞏溪詩話、梁谿漫志、麓堂詩話、石墨鐫華、鐵圍山叢談、慶元黨禁、周端孝血疏
10-1	道光丙戌(六年，1826) 重刊	灞山集
10-2	道光丙戌(六年，1826) 修刊	梧溪集
11	重刊	測圓海錄、蘆浦筆記、五總志、北行日譜

上列表單中，共有十六種標示「補刊」的年代，加上沒有標示年代的「重刊」，共有十七種。若不重覆計算「重刊」、「修補」、「修刊」等字的差異，則有十一個時期間曾進行書板的修補。

其中以題「己卯重刊」二十四種最多，題「道光壬午重刊」二十一種居次，題「嘉慶庚午重刊」與題「癸酉修刊」各十種分居第三，其它七個年代(13種著錄)都是不滿十種書籍的修補，如「甲寅校正重刊」、「戊寅重刊」、「道光丙戌重刊」、「道光丙戌修刊」等三個年代各僅進行一種書的補刊。

由上可知東海藏本《知不足齋叢書》的補刊，應是從嘉慶十五年開始¹⁵，最晚則到了道光六年。以鮑廷博卒於嘉慶十九年，可以推知從嘉慶二十三年之後的重刊，應是其子鮑士恭及孫鮑正言在刷印「叢書」時，發現書板有缺，而產生補板的行為。

關於「重刊」的補板問題，《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之研究」》曾製作「各補刊之語比較表」¹⁶，所列出的「壬申修刊」與「癸酉刊」兩個年代，筆者在

¹⁵ 題「甲寅校正重刊」之《吳船錄》，全部出現在卷上，卷下僅出現一葉，而《吳船錄》是收錄在「第十八集」，該集收錄乾隆甲寅(五十九年，1794)鮑廷博<乙酉家乘跋>，可推知該的刊刻成書最早也在五十九年，因此鮑廷博可能是據它本「校正重刊」，才會整個卷上的板心都題「甲寅校正重刊」，因此不列入最補刊的時間。

¹⁶ 見頁 31，蔡斐雯《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之研究》，1983 年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

整理東海藏本時並未見到；另有「戊寅重刊」、「道光甲申修刊」及「道光丙戌重刊」等三個年代，卻未見在該「表」所列的「東海」欄中打勾，可能是她在利用東海藏本時並未見到所致。

參、板本判斷之其他依據

上述從各集的〈序〉、「跋」判斷各集可能成書的時代，並依據板心所題的「重刊」、「修刊」等瞭解修補的年代。除此之外，另有其他的線索可以知道鮑廷博刊刻《知不足齋叢書》各集時所利用的板本、各書的刊刻時間以及關於寫工、刻工等問題。

一、依據的板本

關於鮑廷博刊刻叢書所根據的板本問題，已有〈「知不足齋叢書」底本選擇述略〉¹⁷可供參考，僅將整理所見羅列於下。

(一)板心題字

整理東海藏本時，各書板心大都題「知不足齋叢書」，仍部份板心是題該書所依據的板本，如：

1.題「知不足齋正本」，《客杭日記》、《韻石齋筆談》、《對牀夜語》卷二、《南濠詩話》、《石墨鐫華》等。

2.題「桐華館訂正本」，《畫訣》、《畫筌》、《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畫梅題記》等書。

從「知不足齋正本」可以知道，《客杭日記》等書鮑廷博先以單行本行世，後再收入叢書中。據「桐華館」刊刻者，除《畫訣》等書外，尚有題「桐華館宋本重雕」的《江西詩派小序》（見「卷首題字」單元）。

但也有完全沒題任何字，如：《樂府補題》、《蛻巖詞》、《論語集解義疏》、《洞霄詩集》、《石湖詞》暨《補遺》、《和石湖詞》、《洞霄圖志》、《伯牙琴》等八書。

(二)卷首題字

現存線裝古籍，大都可以發現，習慣在各書的各卷首行，上題書名，次行題撰者，部份書籍會在首行之下端，題叢書名或依據板本。茲將整理所見羅列於下：

1.「宋本重雕」，《聞見近錄》、《甲申雜記》、《愧郊錄》、《離騷集傳》、《潛虛》、《贅隅子》。「宋本校雕」，《離騷草木疏》。

¹⁷ 周生杰撰，見《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1年第7期，頁91~94。

2. 「曝書亭校本開雕」，《聞見近錄》。
3. 「述古堂主人手校本」，《碧雞漫志》。「述古堂影宋本重雕」，《顏氏家訓》。
4. 「抱經堂主人手校本」，《游宦紀聞》。
5. 「汲古主人摹本開雕」，《蘋洲漁笛譜》。
6. 「雁里草堂鈔本開雕璜川吳氏涉園張氏鈔本參校」，《鐵圍山叢談》。
7. 「仁和趙氏小山堂鈔本開雕」，《農書》。
8. 「枚菴漫士古歡堂祕冊」，《續孟子》、《酒經》。
9. 「書竹青氈堂摹宋本」，《蘭亭考》。「柳氏書竹青氈堂摹宋本」，《蘭亭續考》。
10. 「義門書塾評本」，《石刻鋪敘》。
11. 「桐華館宋本重雕」，《江西詩派小序》。
12. 「劍光閣鈔本開雕」，《五國故事》。
13.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朝野類要》。「武英殿聚珍版本」，《五代史纂誤》。
14. 「四庫全書館纂脩本」，《逍遙集》。「四庫全書本開雕」，《世緯》。
15. 「知不足齋輯錄」，《張子野詞補遺》、《灝山集補遺》、《灝山集附錄》。
16. 「吳氏袁氏傳經堂家乘本」，《袁氏世範》。
17. 「嘉定錢大昕校本」，《新唐書糾謬》。
18. 「明宋廷佐刻本參校」，《武林舊事》卷一至卷六，卷七以降題「陳氏寶顏堂祕笈本參校」。

上述所列中，除了「知不足齋輯錄」顯示是鮑廷博自行「輯錄」外，尚有據「宋本」、「摹宋本」、「影宋本」開雕者，有據「武英殿本」、「四庫全書本」刊入者，以清人「手校本」為夥。

二、記錄各書刊刻時代

東海藏本《知不足齋叢書》，部份書籍附有鮑廷博自撰的〈跋〉，亦可從各書〈序〉末或卷末鮑廷博所題的識語，知道該書的刊刻年代¹⁸，下面就序末或卷末的「識語」（不含鮑廷博等人的〈跋〉）羅列於下：

¹⁸ 按，蔡斐雯《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之研究》「第三章《知不足齋叢書》的刊印」頁25~28「表一：叢書刊刻年表」，根據「叢書中各書跋語及題識的年代」，彙編成表，但缺「乾隆四十八年(1783)」條、「嘉慶二年(1797)」條、「嘉慶九年(1804)」條、「嘉慶二十二年(1817)」條、「嘉慶二十三年(1818)」條的記載。1983年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

1. 太宰純<重刻古文孝經序>末題：「大清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春正月上浣歙縣長塘鮑氏家塾重雕」。

2. 《涉史隨筆》卷末題：「清乾隆乙未(四十年，1775)仲夏上澣歙西長塘鮑氏校刊于家塾」。

3. 《碧溪詩話》卷十末葉題「乾隆癸卯(四十八年，1783)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4. 鮑廷博<梁谿漫志跋>末題「皇清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距嘉泰元年(1201)晉陵施濟開版時，蓋六百四十又九年矣，是歲十月既望長塘鮑廷博識」。

5. 《諸史然疑》卷末題「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季秋校正重刊」。

6. 《猗覺寮雜記》卷下末題「康熙丙申(五十五年，1776)六月，借小山從汲古得本付鈔，其本已爲義門校過，茲再爲對校一過，廿二日午刻畢，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九月鮑氏知不足齋校刊」。

7. 《孫子算經》卷下末題「大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二月倣汲古閣影宋鈔本重雕」。

8. 《五曹算經》卷五末題「大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仿汲古閣影宋鈔本重雕」。

9. 《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五末題「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孟春借吳氏池北草堂校本開雕」。

10. 《四朝聞見錄》戊集卷末題「乾隆戊戌(四十三年，1778)仲冬望後一日知不足齋書」。

11. 《愧郊錄》卷十五末題「乾隆癸卯(四十八年，1783)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12. 《碧雞漫志》卷五末題「乾隆己亥(四十四年，1779)小春，吳門陸紹曾據鍾人傑唐宋叢書本重校一過，鍾本節刪過半，益知此本爲佳耳，金管齋書」。

13. 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跋>末題「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季秋，歙西長塘鮑氏知不足齋校正重雕」。

14. 《游宦紀聞》卷十末題「乾隆癸卯(四十八年，1783)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15. 《張丘建算經》卷下題「乾隆癸卯(四十八年，1783)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進書表>末題「大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倣汲古閣影宋鈔本重雕」。

16. <祕書省進緝古算經>篇末題「大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依汲古

閣影宋鈔本重彫」。

17.葉樹廉<默記跋>末題「乾隆癸卯(四十八年, 1783)春重校一過, 知不足齋記」。

18.楊萬里<約齋南湖集序>末題:「右序從楊文節公誠齋集第八十一卷錄補, 乾隆丁未(五十二年, 1787)正月初十鮑廷博記」。

19.《南湖集》卷十末題「乾隆癸卯(四十八年, 1783)仲春重校一過, 知不足齋記」。

20.《金樓子》卷六末題「乾隆癸卯(四十八年, 1783)仲春重校一過, 知不足齋記」。

21.《鐵圍山叢談》鮑廷博<跋>末題「乾隆癸卯(四十八年, 1783)仲■重校一過, 知不足齋記」。

22.《湛淵靜語》卷二末題「乾隆癸卯(四十八年, 1783)仲春重校一過, 知不足齋記」。

23.《責備餘談》卷下末題「乾隆癸卯(四十八年, 1783)仲春重校一過, 知不足齋記」。

24.《附錄省題詩》卷末題「乾隆甲辰(四十九年, 1784)季春重校一過, 知不足齋記」、「甲寅(五十九年, 1794)仲夏覆校改正十九字, 廷博識」。

25.《蘭亭考》卷十二末題「乾隆甲辰(四十九年, 1784)季春重校一過, 知不足齋記」。

26.《蘭亭續考》卷末題「乾隆甲辰(四十九年, 1784)季春重校一過, 知不足齋記」。

27.《石刻鋪叙》卷末題「乾隆甲辰(四十九年, 1784)季春重校一過, 知不足齋記」。

28.《萬柳溪邊舊話》卷末題「乾隆甲辰(四十九年, 1784)季春重校一過, 知不足齋記」。

29.《鄭注孝經》末題「大清嘉慶辛酉(六年, 1801)八月, 歙縣鮑氏知不足齋重雕」。

30.《湛淵遺稟補》末題「右詩二首見靜齋至正直記道溧陽人四詩鄭子實補圖子實為湛淵之壻即墓銘所常州路儒學正鄭禾也, 嘉慶乙丑(十年, 1805)十一月廿一日偶閱直記補錄於此」。

所列三十種書之卷末所題校刊時間, 有六種未署名字, 一種末署「金管齋書」, 其它二十三種都題「知不足齋」或「鮑廷博」或「廷博」等字, 這些

的「校刊」、「重校」、「重校一過」及「錄補」的作為，亦可瞭解他在〈知不足齋叢書序〉云：「每刻一書，樂與同志悉力校勘，務求完善」，〈知不足齋叢書凡例〉云：「詳慎於寫樣之時，精審於刻竣之後，更番鉛槧，不厭再三」等的說法。

三、關於寫工及字數

「叢書」中有部份書籍在卷末，以雙行小字標示該卷或該書是在何時由何人書寫上板，並記上字數，可以據此瞭解是書寫刻的年代¹⁹及各書的字數。

1.《南湖集》卷一題「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秋九月廿六日辛丑寫竟，計六千六百五十二字，仁和方溥記」，卷二題「十月十三日戊午寫竟，計七千九百零九字，溥記」，卷三題「十月廿日乙丑寫竟，計七千六百九十九字，溥記」，卷四題「十月二十八日癸酉寫竟，計六千四百零五字，溥記」，卷五題「十一月七日辛巳寫竟，計七千零八十四字，溥記」，卷六題「十一月十七日辛卯寫竟，計七千八百九十五字，溥記」，卷七題「十一月十八日壬辰寫訖，計五千五百六十八字，仁和陳性安記」，卷八題「十一月二十二日丙申寫竟，計六千七百五十七字，仁和高擎亭記」，卷九題「十一月廿二日丙申寫竟，計四千九百八十二字，溥記」，卷十末題「十一月二十七日辛丑寫竟，計六千三百八十七字，彭記」，附錄上題「十二月初七日辛亥寫竟，計四千零十三字，溥記」，附錄中題「十二月初七日辛亥寫竟，計一千八百四十六字，性安記」，附錄下題「十一月三十日甲辰寫竟，計一千三百六十三字，性安記」。²⁰

2.〈耕織圖詩後序〉卷末題「乾隆辛丑(四十六年，1781)正月十九日壬辰寫竟計一萬八千七百零五字仁和方溥記」。

3.《萬柳溪邊舊話》卷末題「乾隆壬寅(四十七年，1782)正月二十九日校寫畢，計八千一百八十九字，陳世彭記」。

4.《詩傳註疏》卷末題「乾隆乙巳(五十年，1785)仲春校刊，計二萬四千五百三十三字」。

5.《故宮遺錄》卷末題「壬寅(四十七年，1782)二月二十七日校寫竟，計三千三百八十九字，陳世彭記」。

¹⁹ 按，可參見馬培潔〈鮑廷博知不足齋刻工研究〉，《文獻》2013年1月第1月，頁166~172。

²⁰ 按，馬培潔〈鮑廷博知不足齋刻工研究〉「字數」，卷一作「計六千六百五十『一』字」，東海藏本作「計六千六百五十『二』字」；卷三作「月廿日乙丑寫竟」，東海藏本作「『十』月廿日乙丑寫竟」；卷三作「計七六百字九十九字」，附註云：「『七』下脫『千』字」，東海藏本作「計『七』千六百九十九字」；可知馬氏用之板本與東海藏本不同。《文獻》2013年1月第1月，頁166~172。

6.吳翌鳳<酒經跋>末題「乾隆壬寅(四十七年, 1782)四月初十日校寫訖, 計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陳世彭記」。

依上述所列, 可以知道, 書寫上板的時間分別在「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四十七年」、「乾隆五十年」等幾年, 並以「寫竟」、「寫訖」等字, 標示著書寫上板的時間; 末署「方溥記」、「溥記」、「陳世彭記」、「高擎亭記」、「性安記」、「陳世彭記」等字, 則標示由何人書寫上板。因此<鮑廷博知不足齋刻工研究>以「刻工研究」為名, 先表列呈現, 並以「寫刻工姓名」作為欄位名稱。

肆、結語

近人對於《知不足齋叢書》的研究, 泛論性質者有以「鮑廷博和《知不足齋叢書》」²¹、「鮑廷博與《四庫全書》」²²、「鮑廷博與「知不足齋」藏書」²³為名探討者, 有討論受乾隆、嘉慶二帝褒獎者²⁴; 有深入探談其校勘²⁵或文獻價值²⁶或底本選擇²⁷、刻工²⁸; 作為學位論文者有蔡斐雯《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之研究》(碩士論文)²⁹及周生杰《鮑廷博藏書與刻書研究》(博士論文)³⁰等。

本文則僅就東海典藏「補刊本」討論, 由於「第二十七集」缺《字通》一卷、《透簾細草》一卷、《續古摘奇算法》一卷、《丁巨算法》一卷、《緝古算經細草》三卷等五種, 也沒有到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圖書館比對同為「補刊本」的異同, 或到台灣大學核對所謂的「原刻本」, 僅以整理所得臚列之, 祈對有益研究者有所助益。

²¹ 有汪嘉麟<鮑廷博和《知不足齋叢書》>, 發表在《圖書館雜誌》1999年第9期; 胡春年<鮑廷博和《知不足齋叢書》>, 發表在《四川圖書館學報》2003年第4期。

²² 見付嘉豪<鮑廷博與《四庫全書》>, 發表在《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1年第6期。

²³ 見張健<鮑廷博與「知不足齋」藏書>, 發表在《大學圖書情報學刊》第23卷第3期, 2005年第6月。

²⁴ 見張力<清代乾嘉二帝褒獎的藏書家鮑廷博>, 發表在《圖書館雜誌》第27卷第12期, 2008年。

²⁵ 見周生杰<知不足齋主鮑廷博校勘理念探微>, 發表在《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2年第3期。

²⁶ 見何慶善<評《知不足齋叢書》的文獻價值和歷史意義>, 發表在《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6期, 2001年第6期。

²⁷ 見周生杰<《知不足齋叢書》底本選擇述略>, 發表在《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1年第7期。

²⁸ 見馬培潔<鮑廷博知不足齋刻工研究>, 發表在《文獻》2013年第1期, 2013年1月。

²⁹ 1983年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

³⁰ 安徽合肥的黃山書社, 2011年。